



# 海外智库观点要览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2014年11月5日

第6期

## 世界秩序的崩溃？

### 一个多中心世界的出现及其挑战

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sup>1</sup>

编者按：随着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秩序向何处去的问题日益引起各国政治家、战略家和专家学者的关注和争论。近日，俄罗斯著名国际关系专家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撰文指出，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正在被一个多中心的世界所取代；这个多中心的世界正沿着欧亚两条界线分裂为相互对立的集团，即俄罗斯与北约/欧盟之间的强硬对抗，以及中国与美国及其亚太盟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决定未来世界秩序的将是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走向。俄罗斯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全球力量中心，必须回归其“欧洲选择”，这意味着按照欧洲规范改革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体制。阿尔巴托夫的历史洞见和战略眼光值得借鉴，特予以摘译推荐。

**摘要：**莫斯科似乎还没有对多中心主义（polycentrism）做好准备，因为它还没有领会其基本规则。这一规则是 19 世纪的俄国大臣们所熟知的，即一国

---

<sup>1</sup> 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Alexey Arbatov）是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安全中心主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本文原文发表于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网站，<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Collapse-of-the-World-Order-16987>。此为中文摘译版。

为了在与其他权力中心的关系上获得比它们之间更紧密的关系，应该在个别问题上做出妥协。

无论是俄罗斯国内还是国外，都普遍认为乌克兰危机削弱了冷战后形成的国际关系体系。该体系的建立甚至可以追溯到 1945 年二战结束之后，当时争论的焦点是美苏对战后欧洲的划分，现在则是在前苏联地区和该地区除俄罗斯外的第二大国家乌克兰争夺影响力。昔日，地缘政治冲突源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对抗；今天，经过了 20 年的遗忘之后，意识形态的分歧再次走上前台——这次是在俄罗斯保守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精神价值之间展开的。俄罗斯国内大国情绪的空前高涨和斯大林主义的悄然复苏强化了这种对抗，美国输出其自由民主准则的不负责任的政策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在以全球化和信息革命为标志的 21 世纪初，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是，世界正在回到对领土的争夺和地缘政治的战争中，这是 20 世纪前半叶乃至 19 世纪的特征。正在分崩离析的现存世界秩序确实远非完美，俄罗斯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有理由抱怨它。然而，下一个世界秩序是否会更好，一个新版本的冷战是否会出现——这些都还不甚明了。

### 一个冷战的世界和秩序？

国际关系的体系并不建立在国际法和国际制度之上，而是基于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分布与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盟和共同利益。这才是国际法及其机制有效运行的决定因素。二战之后的那段时期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当时的世界秩序建立于由战胜国在雅尔塔、波茨坦和旧金山达成的协议之上。这些协议在德、意、日崩溃后的欧洲及远东划定了国界，建立了联合国并解决了许多战后问题。其宏伟计划就是大国联合维护世界和平，并且根据联合国宪章来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以求避免新的世界大战。但这样的国际秩序从未建立，随着美苏从欧洲到世界的对抗，它很快就崩塌了。

冷战使联合国安理会瘫痪了，并把这个组织从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机构变成了进行宣传战的论坛。两个超级大国并没有联合进行全球治理——双方仅仅是出于对核灾难的恐惧，避免了在地缘政治角逐中发生直接冲突。它们在全球对抗中武断地违反国际法，时常在意识形态的幌子下无所顾忌地诉诸武力和颠覆行动。在欧洲以外，国家的边界时常被改变，武装力量被用来促成国家的分裂和统一。美国与苏联几乎在每一次冲突中都处在对立面，还向它们的盟友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这样的对抗还伴随着在核武器与常规武器方面史无前例的竞争，给所有国家都造成巨大的经济消耗，特别是破坏了苏联的经济。

## 世界新秩序

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世界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动往往导致世界秩序的改变。苏联帝国在经济、国家与意识形态上的崩溃，意味着国际关系两极格局的结束。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力图用一个由其领导的单极世界来替代以往的世界秩序。

需要承认的是，冷战的结束确实促成了全球安全体系的建立：重要的协议得以达成，以控制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并保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扩散与清除；

联合国在维和行动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冷战结束后的 20 多年里，国际冲突的数量和它们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与冷战中的任意 20 年相比都显著地下降了。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政治体制不同，但都被整合进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体系，尽管它们在其中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然而，美国却以“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自居，开始用武力原则代替国际法，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令代替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决定，用北约的行动代替欧安组织的特权。这样的政策给世界新秩序埋下了定时炸弹：北约的东扩，对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的强制分割，非法入侵伊拉克，无视联合国和欧安组织，还有军备控制等问题。两极世界结束后的前二十年有力地证明，一个单极世界是无法带来稳定和安全的。

中国、俄罗斯、新的国家间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地区性国家（伊朗、巴基斯坦、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甚至一些华盛顿的盟友（德国、法国和西班牙）都开始表现出对“美国秩序”日渐增长的反对。俄罗斯还开始在某些军事技术领域公开对抗美国（比如打破导弹防御系统的手段）。中国也开始致力于推动其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现代化，并启动了旨在抗衡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和常规精确制导武器的军备项目。中国已经在挑战周边国家以及美国在其东部和南部沿海的军事支配地位，还试图获取亚洲和非洲的自然资源并控制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运输这些资源的航线。

单极的“秩序”已经被华盛顿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以及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严重破坏了。它以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日益紧张的军事和政治竞争以及美俄两国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强硬对抗而告结束。

## 乌克兰的“真心话大冒险”<sup>2</sup>

从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角度看，乌克兰危机的实质很简单：美国和欧盟正在把乌克兰拉入它们的阵营，而俄罗斯却不放它走，力图将乌克兰（至少是它的一部分）留在其势力范围内。然而，仅凭现实政治无法描绘事件的全貌，因为它并不没有把事态演变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维度纳入考虑范围。

2012 到 2013 年期间，俄罗斯新的统治阶级将国内的群众抗议视为西方煽动下的颜色革命企图。显然，克里姆林宫得出的结论是，进一步与美欧发展友善关系是危险的。它于是放弃了“俄罗斯的欧洲选择”——这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07 年俄罗斯宣称的官方政策——转而采取“欧亚主义”。

在国际舞台上，这一主义为俄罗斯与其他前苏联国家结成欧亚关税同盟提供了条件。克里姆林宫不再寻求西方的投资和先进技术，转而推出一项再工业化政策，重点发展国防工业，到 2020 年前为其提供 23 万亿卢布的拨款。这个大转变伴随着一场自冷战时期以来空前的关于西方军事威胁的宣传活动。在这一背景下，乌克兰与欧盟签订联系国协议的意图被俄罗斯视为对其“欧亚”利益的巨大威胁。

华盛顿和它的北约盟友（除了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已经多年没有对俄罗斯政治中出现的新形势做出反应了。然而，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东南部爆发战事之后，它们的反应变得极为严厉。

---

<sup>2</sup> 英文原文为“the moment of truth”，是美国的一个“真人秀”电视节目。

尽管形势错综复杂，但解决方法很简单。答案不仅要在基辅与乌克兰东南部代表的谈判中寻找，更要在莫斯科、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寻找。要么是西方与俄罗斯就相互可接受的乌克兰未来地位及其与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达成共识，保持其当前的领土完整；要么是这个国家被拆解，欧洲和全世界将接受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 接下来会怎样？

失败的单极世界正被一个基于数个主要力量中心的多中心世界所取代。然而，与 19 世纪的大国协调不同的是，如今的各力量中心之间势力并不相当，它们的社会制度也不同，而且还不稳定。

虽然美国的角色正在衰退，但它仍然保持着在经济（约占世界 GDP 的 20%）、政治和军事上作为全球力量中心的领导地位。中国（占世界 GDP 的 13%）正在各方面追赶美国。欧盟（占世界 GDP 的 19%）和日本（占世界 GDP 的 6%）可以在经济方面扮演主要角色，但它们在政治和军事上依靠美国，并与一些地区性国家（土耳其、以色列、韩国和澳大利亚）一同被纳入美国领导下的联盟。俄罗斯正和一些前苏联国家一起建立它自己的力量中心。然而，虽然享有全球性的核地位及政治地位，并正在强化区域多用途力量，它仍然由于相对较弱的 GDP（占世界的 3%）而无法满足一个世界力量中心所需的金融和经济标准。更重要的是，它的经济和外贸是由自然资源出口支撑的。印度（占世界 GDP 的 5%）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巴西、南非、东盟国家以及未来有潜力的伊朗）是主要的地区力量中心。但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之间并没有结成政治军事同盟，也没有在未来建立同盟的迹象。

在过去十年里，多中心的世界又一次开始被分割成相互对立的国家集团。其中一条分裂的界线存在于俄罗斯与北约/欧盟之间，后者的东扩和导弹防御计划造成双方的分裂，乌克兰的事态让裂痕进一步加深了。另一条紧张的界线存在于中国与美国及其亚洲盟国之间，双方正在争夺亚太地区西部的军事和政治主导权、对自然资源及其通道的支配权以及在金融和经济决策中的影响力。

客观而言，多中心世界的逻辑将俄罗斯和中国推向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并推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去构筑与西方（美国/北约/以色列/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之间的经济政治平衡。但不管怎样，这些趋势不大可能演变为类似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的主要成员与西方之间的经济联系比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更广泛，前者还高度依赖后者的投资和先进技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的分歧比它们与西方之间的分歧更深。另外，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也存在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分歧，特别是在涉及与俄罗斯关系的时候。乌克兰危机没有解决多中心格局与新两极格局这两种趋势之间的矛盾。相反，它暴露了正在出现的非对称的、难以捉摸的多中心格局的本质。

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国家和集团都融入了一个全球统一的金融与经济体系。一方面，这使得西方能够对俄罗斯施以经济制裁，并从长期来看有较为实际的效果；另一方面，由于同样的原因，更加严厉的、行业性的制裁会让发起者自身也受到损害，且无法得到美国盟友及美国企业界的一致支持。

如果乌克兰被拆解，或者在乌克兰内部出现一条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新对抗线，那么许多冷战元素将在它们的长期关系中重现。在此情况下，军备竞赛将不

可避免地加速，特别是在信息管理系统、高精度常规防御和进攻武器、火箭助推滑翔和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等一些高科技领域。不过，这个军备竞赛很难在规模和速度上与冷战时期相比，因为主要大国及其盟友可使用的资源有限。

如果在中国和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国之间出现危机，中国将会和俄罗斯走得更近。但北京不太可能为俄罗斯的利益做出牺牲；相反，它会利用俄罗斯的资源来与它自己在亚太的对手进行角逐。与此同时，中国实际上不想恶化和美国的关系——俄罗斯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将北京放在了一个多中心世界中最有利的地位。中国居然已经成为一个在东（以俄罗斯为代表）西方之间发挥平衡作用的因素，而这一地位是莫斯科一直想要的。

俄罗斯的决策者和外交官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提倡用多中心世界的概念代替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但事实上，莫斯科似乎还没有为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做好准备，因为它还没有领会其基本规则。这一规则是 19 世纪的沙俄外交大臣们——卡尔·内斯尔罗德和亚历山大·哥恰可夫——所熟知的，那就是：为了在与其他权力中心的关系上获得比它们之间更紧密的关系，一国应该在个别问题上做出妥协，那样就能从每一方都获得让步，最终从得到的利益总和中获益。

与此同时，俄罗斯和美国及欧盟的关系还赶不上中国与它们的关系，更不必说它们之间的关系了。这一因素在可预见的将来或许会给莫斯科带来巨大的麻烦。打进莫斯科和华盛顿（及其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盟友）之间的这个楔子将在很长时间内给俄罗斯造成损失。中国这个巨人正威胁着西伯利亚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但与中国交朋友却要遵循它自己的条件。受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的不稳定国家与俄罗斯南部毗邻。在欧洲部分，与俄罗斯接壤的是一些不太友好的国家，如阿塞



拜疆、格鲁吉亚、乌克兰、波罗的海诸国，以及不太好预测的伙伴，如白俄罗斯。当然，尽管美国实施新的遏制政策，俄罗斯并不面临国际孤立或军事侵略的风险。然而，当年的苏联也同样没有面临这样的风险。而且，当年的苏联比起现在的俄罗斯要大得多，在经济与军事上也要强得多，拥有安全的边界，对国际油气价格的依赖也不像现在这么强。然而，苏联如何在 1991 年解体是众所周知的。

如果俄罗斯和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妥协，并能被基辅和乌克兰东南部接受，那么尽管恢复合作尚需时日，对抗仍将逐渐消除，多中心世界将开始形成。这可以为一个新的、更加平衡和稳定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础。这个新秩序必须提出 21 世纪的问题，而不是回到上个世纪或者早些时候的政治上去，比如颠覆不中意的政权，将自己的价值标准和风俗习惯强加给别国，进行地缘政治对抗，或者为纠正历史上的不公正而使用武力重新划定国界。

欧盟、印度和日本的政策选择范围较为狭窄，可以预见。对塑造未来世界秩序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走向。为防止落入新孤立主义，美国将必须适应一个多中心的、相互依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随心所欲地使用武力将无异于向玻璃屋子扔石头。作为这样一个世界秩序中最强大的成员，美国可以在国际法及合法制度的框架内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但任何霸权主义和武力统治的尝试，都将面临其盟国的阻碍和其他全球性或地区性力量的反抗。

中国应当避免加强军备和使用强力获取资源的诱惑。否则，西边、南边和东边的邻国将会在美国的带领下联合起来反对它。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理应伴随更大的全球经济政治影响力，但这必须在和平的、与其他国家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进行。

至于俄罗斯，只有从依赖资源的经济向高科技经济转变，它才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全球力量中心。这就意味着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摆脱政治经济的停滞状态。俄罗斯只有放弃其形而上的精神传统、自给自足以及将国防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火车头等一系列大国说辞和自恋心态，才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对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政治和制度改革，这包括分权和定期的权力更迭、公平选举、政企分开、活跃的公民社会、独立的媒体以及其他很多。这是吸引大规模投资和高精尖技术进入俄罗斯的唯一途径。

很少有人能够比普京本人更好、更有说服力地解释俄罗斯的“欧洲选择”。多年前，他写道：“这一选择很大程度上是由俄罗斯的国家历史所决定的。我们国家的精神与文化使它成为欧洲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在我们建立一个主权民主国家的时候，我们完全拥有与大多数欧洲人相同的基本价值观和原则……我们将欧洲一体化视为一个客观的过程，它也是新兴世界秩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与欧盟发展多样化的联系是俄罗斯最根本的选择。”根据这种意识形态，俄罗斯将回到欧洲式的发展道路上。选择欧洲道路意味着俄罗斯经济政治体制的转型将遵循欧洲的基本规范和制度，同时考虑到俄罗斯自身的需要以及当前历史发展阶段的独特性。

（郭彩琛摘译，归泳涛校）